



# 引言

## 對智者的重新認識

### 1

“如果你來聽我的課，那麼下課回家的時候，你就會變得很優秀，第二天也是如此。你會越來越優秀。”

——普羅泰戈拉 (Protagoras)

這是著名智者普羅泰戈拉的話。

我以論文《蘇格拉底 (Socrates) 的詰問法 (elenchus) 研究》獲得了博士學位。這是一篇比較研究智者爭論術 (eristike) 與“蘇格拉底詰問法”的論文。我從事哲學教學工作將近 20 年，可以說是一位在實際生活中應用、展現這些理論的“臨床哲學家”。

我從任教伊始到現在，一直有很多學生向我學習口才並討教寫作法。我從早到晚不停地向來訪學生傳授心得，甚至週末下午都在與他們談心。

古希臘時期，智者是個“熱門職業”。所謂智者，是相當於集現今的法律學家、知識分子、講課教師於一身的一種職業。民主社會的發展依靠討論與說服來完善自身。故而，口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

喻。當年的智者就是靠教授學生口才技藝來發家致富的。

在這一點上，韓國與古希臘可謂不謀而合。在民主國家，能說會寫的人理所當然地會受到優待。這是現今教授演講的學校為甚麼生意興隆的原因。就連法學院也注重悉心指導學生，努力讓他們掌握陳述自己觀點、批駁對方論據的論辯方法。

## 2

我經常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“蘇格拉底式的哲學家”。我現今的日常生活卻接近於古代智者。社會希望我這個哲學教師，與其向學生傳授“有意義的人生價值觀”，還不如給他們講授“富有說服力的口才及寫作技藝”。

當然，蘇格拉底當年也被視作“另類的智者”。蘇格拉底是一位“論辯高手”。他的周圍，滿是模仿他口吻說話的年輕人。阿里斯托芬（Aristophanes）在戲劇——《雲（Nephelai）》中，把蘇氏諷刺為著名的智者。在對蘇氏的揭露中，甚至還有“能使黑白顛倒，能讓年輕人墮落”這樣對智者的評價。

雖然智者與蘇氏的“技藝”大同小異，但他們的目標卻完全不同。就好像同樣一把刀，廚師用它就是烹飪工具，強盜用它就是殺人兇器。智者的修飾學有可能成為“哲學家的技藝”，亦可成為“逐利者的詭辯術”。我將本書題目定為“哲學家的說服法”，副題取為“智者的修辭學”，原因就在於此。



### 3

有人曾向我提議：智者就是研究修辭學的專家。高爾吉亞、普羅泰戈拉等有名的智者不勝枚舉，可是世上為何沒有系統介紹他們學術思想的“手冊”呢？若能製作一本手冊來記錄智者們演練口才、教授寫作的方法，這應該會使很多人受益吧？而且，你還能得到豐厚的稿酬。既然你研究的是智者的修辭學，那就由你撰寫一本關於他們訓練口才的書，怎麼樣？

對於這個建議，我未知可否。那是因為此人不懂智者的修辭學到底是甚麼。實際上，記錄智者對話技術的文獻有很多。稍作尋覓，就不難找到從亞里士多德（Aristotle）的《修辭學》、《智者篇（Sophist）》等系統地整理智者的論述方式的著作，柏拉圖（Plato）的《普羅泰戈拉篇（Protagoras）》、《高爾吉亞篇（Gorgias）》、《猶塞德謨篇（Euthydemos）》等能了解智者口才的原始資料，以及喬治·柯費爾德（George Kerferd）的《智者的運動（The Sophistic Movement）》等學術論著。

但是，不管你看哪一本，我並不認為就能提高口才，並對寫作有所幫助。這一點亦是演講、寫作教育的特徵。在韓國，提倡演講、寫作教育的“狂風”已經吹了快 20 年了。儘管如此，一統相關教育市場的“百萬級大暢銷書”卻從未出現過。這是為甚麼呢？



01  
Reading  
換個角度看世界



## \* 福爾摩斯的獨特視角？

羅伯特·勞森伯格（Robert Rauschenberg）的《白畫（*White Painting*）》曾經引發熱議。那是因為該作品僅是一塊空白的油畫布。音樂家約翰·凱奇（John Cage）的曲子《4分33秒》也是如此。演奏者坐在鋼琴前，沒有接觸任何鍵盤。他只是打開鋼琴蓋，再蓋上。而後，留下一臉困惑的聽眾，揚長而去。凱奇說：“在這4分33秒裏，劇場外的風聲、屋頂上的雨聲、觀眾們的哄亂聲就是我的‘音樂’。”

勞森伯格的畫和凱奇的音樂不禁讓我們陷入沉思。文化界名人俞弘浚曾經說過：“知道多少，就能看到多少。”掛着油畫布，人們就會期待裏面一定會畫着甚麼；身處劇場，聽眾就一直等候樂器的演奏聲。我們以固定的思維模式觀察、認識事物。而他倆就打破了人們的這一思維“框架模式”。

我們的所謂“理解”，不也一樣嗎？我們認識事物，並不僅看事物的外貌。舉個例子，人行橫道上，人們看到紅燈，都不只把它看做是一顆“紅色的燈泡”。人們把它“理解”為“止步”。所有的理解方式都取決於情況和環境。

在這一章，筆者將要闡述“讀”的問題。為了解問題，我們需要把握環境，需要運用自己已掌握的知識。然而，有時“理解”難免造成誤解。人，很難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。已經熟悉了的“偏見”會把新的事情理解為“原本就那樣”。那麼當你恐懼或憤怒時



呢？你不安的心一定會急於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。因而，在沒有充分理解的情況下，人們一般只看想看的東西、習慣將固定模式套用到新情況上。

“讀”要具備的最重要的條件就是“客觀性”。意思就是接受事實，並理解它。進而，還需要在絕望的地方，“讀”出希望。神探福爾摩斯跟別人就不一樣，不觀看案發現場。他冷靜地分析，“讀”出暗處的蛛絲馬跡。而後，與眾不同地分析案情，尋找破案的線索。

該部分可取名為“福爾摩斯‘讀’的技術”（當然，本文並沒有直接介紹他）。“有客觀觀察的能力，並尋找解決方法的線索”。筆者即將介紹的“讀”的技術的精要可以用這一句來概括。





## 1 冷靜觀察的技術 脫離“涵義過剩”

古代的朝鮮文人很討厭蜘蛛。因為牠生育時會在自己的肚子裏把卵孵化，蜘蛛崽子們吃完蜘蛛媽媽的軀體成長後才走到外面。對“以孝為本”的文人來說，蜘蛛們吃媽媽是很不道德的行為。故而，文人們一見到蜘蛛網，就會將它全部撕掉。

但自然界是不講“道德”的。交配一結束，雌疣贅就立刻吃掉雄疣贅。飢餓的豬連自己的崽子都會吃掉。看到這樣的情景，再怎麼罵牠們是畜生也無濟於事。因為蜘蛛、疣贅、豬等生物都在按照自己的本性生存於世。用“道德”這一尺度衡量自然界的一剎那，人們就會把無辜的動物置於死亡危機之中。“總是以為別人跟自己想法一致、步調一致”，這是人類固有的錯覺。我們不妨舉個例子吧。原始人看到天空閃電，以為是“老天爺發怒了”，怕得要命。如若洪水或乾旱等災害連年不斷，國王就披頭散髮、祈求上蒼寬恕。犧牲動物來贖罪的儀式是世界各地皆能看到的現象。但是，即便跪地求饒，也解決不了洪澇災害問題。要想解決問題，就得脫離道德的桎梏。自然界只有原因和結果，不存在因果報應。意思是說，上天並不根據我們認為的對錯，獎罰任何人。科學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此，不把自然視為人，而是客觀地關照並解釋它。



人類是一種尋找意義的動物。不管是甚麼事情，人都會考量其對自己的意義。這有時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災害。那是因為人們按照自己的習慣，以狹窄的目光在看待世界。二戰時期，日本軍隊特別強調精神的力量，他們甚至憑藉竹槍和戰壕對抗過美軍的衝鋒槍和手榴彈。那是因為他們認為“神佑的大日本帝國絕對不會戰敗”。據說，最後走投無路的希特勒只是看着地圖下達命令呢。人一到絕望的境地，就容易閉上眼睛，沉浸在自己的信念中。“在一切事物中尋找意義並解釋它”這一“意義過程”令人生畏。

那麼，怎樣才能做到客觀地面對世界呢？不管面對甚麼事物，我們都不能先考慮它的好壞對錯，必須先完整地弄清事物本身。

第一，我們先辨認一下含有情感與評價的話語。假如你聽到了“不管遇到甚麼困難，我們都得守住擁有百年歷史的公司。”這樣一句話。對於這句話，我們應該首先考慮的並不是要守住公司的決心，而是應該先分析一下能不能守護。先探明公司陷入困境的原因是甚麼、克服困難的方法是甚麼。當亂成一團的原因與結果清晰可辨時，你就能找到解決問題的頭緒了。

第二，弄清自己所希望的是甚麼。人們只想看自己想看的東西，並相信它。在懇切的願望面前，我們的判斷就像被磁鐵吸住似的被吸進去。儘管值得懷疑的地方多達 99%，但只要自己的期望有 1% 也足以混淆你自己的判斷。騙子正是利用了人們的這一弱點而屢屢為非作歹。而且，期望越大做出錯誤決定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你想當富翁嗎？想在短期內迅速提高學習成績嗎？想得到夢中情人的心嗎？請正確地看待你自己的意願吧。之所以會判斷失誤，是因為你的判斷之中隱藏着慾望。只要能清楚地認識自己的慾望，你就



不會被誘惑擊敗。

第三，預測可能發生的最壞結果。無法估量危險程度的時候，恐懼才最大。進而茫然的恐懼可能會醞釀焦躁感。意思是說，人們為了儘快擺脫不安，會迅速做出很荒唐的決定。與此相反，經歷過最壞境地的人，則不會輕易縮頭。如果能清晰地知道心中的恐懼，就能得到同樣程度的膽量。

象棋高手們更加注意對方的佈局。達到最高境界的高手很清楚：局勢不可能按照自己的心願發展。古人說的“知彼知己，百戰不殆”的忠告並非空穴來風。不被自己的心願和恐懼所左右，客觀地觀察世界，需要巨大的勇氣。

### :: 思考題

下面是一些混淆人們判斷的觀點。請判斷一下問題所在。

- 1、“這次的油輪衝撞事故是工作人員不小心而釀造的一次荒唐事件。”
- 2、“每月只投資三百元，你就能實現購房的夢想。”
- 3、“現在也遲了。但是，如果現在不立刻上我們的補習班，您的孩子只能更加落伍。”

混淆判斷的最大敵人就是情感。要得出正確的結論，你首先得篩選出刺激感情的言語。而且，還得正確地刪除私慾，要明確懂得自己懼怕甚麼。那是因為慾望和恐懼是影響客觀判斷的重要因素。